

迷你丛书

上将,我的情人

本社编辑部选编

时事出版社



上将，我的情人

本社编辑部选编

时事出版社

上将,我的情人

本社编辑部选编

*

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)

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.5 字数:96000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09-060-4/1·08 定价:1.95元

目 录

上将,我的情人

[英]凯·萨默斯比(1)

他的司令部里养了一条小狗 [苏]罗·伊万诺夫(64)

——二次大战中的艾森豪威尔

〔英〕凯·萨默斯比

上将，我的情人

在我的一生之中，我半数时间总觉得自己像是那个染发广告的女郎，问着“是她？或不是她？”的问题。就我而言，他们推测的，并非我的发色。

这件事，一直令我痛苦万分，但随着时光的飘逝，这种情感上的创伤，逐渐消失，而最后“是她，或不是她？”也成为老掉牙的问题。

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使我再是个 30 出头的妇女，充任那名健壮英俊的驻欧盟军最高统帅—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机、秘书及亲信，没有人会怀疑“他们是否……？”

今天，有些人一定认为，我们确实有那么一回事——然后依目前的道德标准，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

然而，情况并非如此。人们需要数十年的功夫，才能忘怀此事。而正当我认为这件事已从人们脑海中消失时，不料却又旧事重提——这次是怀着报复的心理。重揭起往日的创伤——梅尔·米勒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真材实录：杜鲁门传略》。

在 1973 年秋末，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，书中有关艾森豪

威尔及我本人的描述，已成为全世界各报的头条新闻。

这委实令人难以置信。艾克过世已有 4 个年头，而我也 有 25 年没与他见面。那可说已是远古的历史了。或许这只是我个人认为如此，外界并不同意。

当那件事被披露之后，一名记者写道：“萨默斯比下落不明。”

这是有原因的。我正躺在手术台上，但记者们却穷追不舍，他们追踪到纽约我所住的医院中。

当时我正在病房中接受静脉注射，手臂及鼻孔都通着管子，医院总机转过来一通越洋电话。

电话是一名记者从伦敦打过来的。

他说：“关于你跟艾克的事，是否真有其事？”我一时摸不清他是什么意思。

“无可奉告！”我说着，挂上话筒。但那名记者仍写了一大篇。“萨默斯比动手术后在纽约休养，不愿评论她与艾克准备结婚的报道。”

这么一来，全世界都知道我身在何处。全国各地来的函电不断涌进医院，到那时我才知道，杜鲁门总统已将整件事和盘托出。

杜鲁门总统当时不大理会艾森豪威尔，可说是众人皆知的事。但在 1945 年波茨坦会议时，杜鲁门与当时的国务卿白恩斯，曾到法兰克福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探望他。我对杜鲁门还蛮景仰。

现在，经过 28 年后，我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所看到的报道几乎令我不敢相信。杜鲁门总统对替他写传的米勒说：“战争刚结束，他（艾森豪威尔）即写信给马歇尔将军（参谋总长），

表示他想回美国与太太离婚，以便娶那个英国女人。

“马歇尔回了一封信说，如果他——艾森豪威尔——敢做这种事，他（马歇尔）不仅要把他逐出军队，而且保证不让他余生有好日子过……如果他胆敢再提出这种事，他保证他不得超生。”

接着杜鲁门总统又说：“我当总统时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从五角大楼档案中取出那些信，予以销毁。”

我自己无法知道艾克是否真的写了那些信。但我对于杜鲁门总统的耿直，深具信心，我相信如果那些事不是真的话，他不会那样说。

我坦白承认，我真心希望艾克确实写了那些信给马歇尔将军。我相信他确实写了。就是这种信心给予我写这本书的力量及勇气。

我要说的故事，发生在很久以前。我的资料来自我的回忆，我那本蓝皮的日记以及我的脑海。我所要述说的事件，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在夜深人静之时，我曾一再的回想那段时光，我认为我的故事，非常接近事实，挥别那个我钟爱的男子，艾克将军，犹如是昨夜的事。

当一件重大的事即将发生时，人们常察觉不到，直到事后很久，才体会出来。这就是我认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情形。当时他只是少将，佩戴着两颗将星——对我而言，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

当时我是机动运输队的队员。那是一支志愿军，当宣战时，不论是初入社会的人或是职业妇女，都奋勇地参加。很多人我都认识。我们一起参加舞会，到贺林罕看马球比赛，到苏格兰度周末，但是，她们与我有个很大的区别，她们大都很富

有，而我不是。

我与我那位从事出版业的丈夫戈登，分居不久，在一家时装店当模特儿，赚钱养活自己。

但那种圆礼服已是过时的事，我于1939年9月4日，也就是首相张伯伦宣布我们与德国宣战那一天，离开时装店。尽管我知道战争终归要到来，但是与其他国家开战，总是令人惊讶的事。一夜间，世事完全改变。我姐姐艾薇已早8个星期加入机动运输队，我也决定追随她的榜样。

加入运输队后第一件事，就是让自己穿戴整齐。我们的制服很帅，几乎就像陆军军官的军服，只是我们穿的是裙子，那是制服，值50镑，在那时是一笔令人咋舌的数字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准备齐全。由于运输队是个志愿参加的单位，开始时，我们未支分文（后来每周付我们两镑十先令）。

我被派到东区一所老学校的一号工作站。当时还是战争初期，情况并不严重。但到1940年夏，敌机轰炸开始了，我们驾着运输队的救护车，日夜不停地救护伤员。

那时候对我而言，生活也不平静。戈登与我决定采取分居后的下一步骤——离婚。那件事并非容易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快塌下来似的。

接着在1941年5月，闪电战停止了，经过数周的忙乱之后，突然觉得没什么事可做。就在那时候，我在一个鸡尾酒会中，认识一名美军上校。我告诉他我们闷得发慌时，他非常注意地听着，接着就说：“我有个办法。”我现在想不起那个上校的姓名，但我一直非常感激他。不到一周，美国大使馆向机动运输队要求借调熟悉伦敦街道的司机。

那时美国尚未参战，但是他们的大使馆内满是一些“特别

观察家”，那些人一直忘记他们穿的是平民的衣服，每次见面都相互敬礼。

我很高兴被挑为两名大使馆司机中的一个。在此之前，我只认识一些美国人而已，现在在格罗斯威尔广场二十号，身边都是美国人。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，我还以为我认识伦敦的所有美国军官。

我喜欢他们的随和、热情以及活力，我的社交生活全变成美国式，不久之后，即以一名美国人为中心。他就是艾诺上尉。他出身西点军校，长得非常英俊，而且据说是非常卓越的工程师。

艾诺人称他为“电脑”。他常在伦敦 3 天，飞返华盛顿 5 天，接着又回到伦敦两周或 2 天。几个月之后，他从华盛顿回到伦敦，并且对我说，他已要求太太与他离婚，她也已同意。“当我恢复自由身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接受他的求婚。

1941 年 12 月，美国的步调改变了。原因在于发生珍珠港事件，美国终于参战，那时有种几近疯狂的紧迫气氛。1942 年春某一天，我们机动运输队接获指示，说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美国将领要来。我当时暗地决定，凭我的老资格，最高军衔的人应由我来开车。

然而，我接到的，确可说是军衔最小的人——一个二星少将，而且几乎与他失之交臂。

情况是这样。有一天任务执行完毕之后，我无事可做，所以逛到美容院去。当我回到大使馆时，其他少女已把好的都挑光了。

分派车队任务的少尉，满怀着歉意对我说：“凯，希望你别

介意。你分配到艾森豪威尔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”他知道我要的是最高将领，不是两颗星的无名小卒。我做了个鬼脸对他说：“好吧！”

当那些将领真正抵达伦敦那一天，我们的汽车列队等候。我们一直等着，错过了午餐，我饿得发慌，偷偷溜出去吃块三明治。

当我慢慢踱回去时，看到大使馆的其他车子开走了，只留下一辆在那儿，旁边站着两名美国军官，实在大吃一惊。我抛开女性的尊严，逃命似地跑过去，冲到车旁戛然止住，同时举手敬礼，问道，他们之间是否有位艾森豪威尔将军？有的，矮个子那个就是。

我喘着气说：“长官，我是您的司机，请上车。”我打开车门，立正敬礼，让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克拉克将军坐到后座。

艾森豪威尔对我说：“请开到克拉吉斯。”我几乎气炸了，搞了半天，只有两条街那么远。

那天下午，总部一名美军问我说：“对艾克感想如何？”

“艾克？”

“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。”他说。

我耸耸肩。“还可以，我只不过见过他数分钟。”

他说：“有关他的传说很多，有人说他将主持射击比赛。”

我了解得更多。家父也是个军人，一个二颗星的将领，不会去负责什么重要的事。

此后数周，我载着艾森豪威尔及克拉克两位将军到伦敦及英国南部各个地区。

有一天我们到丹佛去，他们去检视抵御德军侵犯的防务。回程时，我提及伦敦到丹佛的公路，人称“炸弹巷”。艾森豪威

尔问我，德军轰炸英国期间，我在干什么。

“我？喔！我开车。我在东区开一辆救护车。”

接着艾克开始问一大堆英国战争时，妇女担任什么工作的问题。

有一天他们宣布下午要休假。

艾森豪威尔说：“这场战争我们溜几小时也无关紧要。有什么好地方可以吃午饭的？你应该晓得。”

我愣了半晌才恢复神智。其他美国人都叫我凯，但克拉克及艾森豪威尔经常都很得体，叫我萨默斯比小姐。我被这些话弄得昏头转向。

最后我终于说：“柯纳特。那一家情调很好，做的菜很棒。”

“那就到柯纳特。”艾森豪威尔说着，于是我们上车，开到蒙特街。我让他们下车后，开始往回走。

“来吧！凯！不跟我们一起？”

我从未碰到过这种事。将军是不会让司机与他们一起吃饭的。但美国将领似会这样，至少有些将领是如此。

那顿午餐，使我首次得以端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面貌。通常都是我替他开门，说声：“将军，请！”现在隔着一张桌子，我可仔细瞧瞧他。他有着聪慧的蓝眼睛，浅茶色的头发——但不多。一个较好的面孔，并不很英俊，但有股刚毅之气，而且，非常有美国味，当然，也非常吸引人。于是我立即臣服于他那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笑容中。

他和克拉克将军是浪荡的一对，他们以军中的故事来逗我，我们开怀大笑，度过快乐的时光，那餐饭吃得太棒了。

饭后，艾森豪威尔说：“凯，带我们去观光怎样？我们很想

看些英国军事设施以外的东西。”

我开车载着他们穿过风光明媚的乡间，开向牛津。

那是使人心旷神怡的一天，我们坐在那儿，吸着饮料，春末的午后，悄悄地变成黄昏，夜莺已在枝头高歌，该是我们这三个浪子回到伦敦的时候了。

几天以后，我得知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毕。我的最后工作，就是驾车送他们到机场。但由于天气恶劣，他们被迫延迟 24 小时动身。

在一阵冲动之下，我打电话到克拉吉斯。如果我当时静下心来思考一下，决不会那样做。但当时我与这两名美国将领处得相当愉快，觉得这样做是非常自然的。

“将军，我是凯。”我说。“既然你们今天走不了，不知是否愿意再到别的地方逛逛？我愿意带路。”突然间，我对自己的唐突感到吃惊，手抓着听筒，料想对方会以粗暴的口气说“不行！”

他说：“正好，我们没事。”听声音似是蛮高兴的。

那一天，我领他们参观伦敦的所有古迹，以及满目疮夷的东区，也就是我开救护车的地方。

艾森豪威尔说：“德国轰炸期间，必定把你吓坏了。”

我冲口而出：“将军，那就像地狱一样。建筑物都冒着火光，我握着驾驶盘，听到一枚炸弹爆炸，真不知该怎么办——停下来？倒回去？或继续前进？”

“我经常都是决定继续开过去，车上的人也都支持我。他们会说：‘对，小姐，冲过去，踩油门冲过去，对！’接着工作人员就把尸体抬出去，通常都加以焚化，烧得焦焦的，扭成一团。有时根本残缺不全，只是一些零碎的肢体，他们就用大帆布袋装

起来，臭得要命，不得不戴口罩。”

我还说了一些其他事，接着说不上来，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嘲弄自己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

一片静默。克拉克将军显得很难过的样子，他说：“你好可怜！”使我感到更难受。

翌晨，我开车送他们到诺斯勒机场，这回他们是真的走了。克拉克将军跟我握手，谢我替他们开车。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握着我的手，然后回到车内，取出一个盒子给我。

他说：“凯，这是我们两人合送的薄礼。”

“巧克力！”在样样都是配给的英国，糖果是最棒的礼物。我乐得要命，他们也开怀大笑。

艾森豪威尔说：“如果我再调回此地，我希望你能再为我开车。”

数天后，我又奉派替另一位二星将领开车——史巴兹将军，人称“托伊”。他负责空军第八大队。他曾吃够了那名美军司机所带来的苦头——因为对伦敦路不熟。

我报到的第一天早上，他就对我说：“艾克说你是首屈一指的司机。”我对于这些将军们有时间谈我担任司机的功劳，惊讶不已，也感到飘飘然。

我很愉快地适应空军的生活。当我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已被任命为欧洲战线指挥官，而且调回英国时，根本没想到什么。我喜欢替他开车，但我也喜欢史巴兹将军。

有一天黄昏，大约就是我替史巴兹开车后一个月，时候已不早了，但天还很亮。我把车子停在克拉吉斯，史巴兹将军跳上车来。

“亨敦机场，全速前进！”他说。

亨敦机场将星熠熠，场面浩大，我自己想，必定是什么要人驾到。飞机滑到停机坪后，门开了，众将军立正敬礼，走出来的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。

不到两天，我又替艾森豪威尔开车，这次他是盟军最高统帅。

艾森豪威尔的职责，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最吃不消的，就是不断有官方及社交场合，需要他参加。

我记得有一次他参加酒会之后，跳进车内喃喃地抱怨说：“如果再有一个疯女人喊我亲爱的将军，我的血压一定受不了。我才不是那个家伙的‘亲爱的将军’，我才不是用茶杯来打这场战争。”

有一次晚宴之后，美国驻伦敦大使——英俊害羞的魏纳，不得不到艾克的办公室拜会。

那名大使抵达时，我正在外间的办公室，情况很尴尬。5分钟后，他离开艾克办公室时，面部表情更加沮丧。

那天稍晚，我替艾克开车时，听到他们在门后会晤的情形。艾森豪威尔将军以正直的愤慨带着孩子气的顽皮，说出当时的情形。

魏纳大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将军，这个国家的习俗是，晚宴中向国王敬酒之后，才能抽烟。”说着面有愠色。

艾克是手不离烟的，他在餐桌旁坐定之后，随手就燃起一根。

艾森豪威尔问道：“我哪晓得有那么多鬼习俗？”对于将军这种老烟枪来说，这不仅是可笑，简直是无法忍受。“我对魏纳说，我觉得很抱歉，以后决不再犯这种事。我还告诉他，昨天是我在伦敦参加那种正式晚会的最后一次，以后不参加了。”

艾克想要的不是绚烂的社交生活。他喜欢与他那些小圈子的人作伴——巴克、德斯以及米奇。

巴克是艾克的多年朋友。他曾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副总裁，现在负责艾克的公共关系。最重要的，是协助艾森豪威尔将军保持清新的头脑。

我一直认为，巴克的作风，就像他所钟爱的弟弟一样——对他充满崇拜，但与将军意见不合时，又有足够的勇气与他顶嘴。

德斯是来自德州的一名上校。他是艾克的另一个助手，具有非常特别的性格。他像一只机警的警犬，工作效率奇高。德斯管理艾克的办公室，而且负责使每件事都井然有序。

接着就是米奇，一名士官。他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个活生生证据，证明“仆人眼中无英雄”那句话完全不正确。米奇替艾森豪威尔擦鞋、擦配件、烫鞋带、磨军刀、挤牙膏、服侍他穿衣、脱衣等，而且感到很荣幸。

时光一天天地过去，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属于那个小圈子内。我替将军服务的次数越多，我们交谈的机会越多，彼此的了解也就越深。

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凯，我听了好多关于令堂的事，真想见见她，怎么不找个时间邀她来与我们吃餐饭呢？”

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。艾森豪威尔想了解我们家的每一个人，而家母也恨不得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她对艾克说明了我们爱尔兰老家的一切。（我出生在爱尔兰，不是杜鲁门所说的“那个英国女人”。）

那晚分手时，将军双手握住我母亲的手说：“这不是我们聚餐的最后一次，我想多听你说些有关爱尔兰的故事。”

艾森豪威尔先是驻节克拉吉斯，后来改到杜彻斯特。但他讨厌住在旅馆中，也不喜欢住在伦敦市区所带来的其他问题。他一度抱怨说：“我是个囚犯，我想出去散步而不惊动他人都不行。”

有一晚他们视察防务之后，我载他与巴克返回伦敦。将军说：“在这个国家，一定有某些地方可让我摆脱这些，不受打扰，一定有的！”

巴克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在伦敦郊外，租个地方？你可以享受到新鲜空气，做做体操，有自己的房子，就不会觉得每秒钟都有人看着你一样。”

将军答：“意见不错。”

有这句话，巴克即可放手去做。8月间的一个下午，巴克像偷吃了金丝雀的猫一样，走进总部说：“我找到了，艾克！我找到了你梦想中的房子。”

他说的不错，“电报屋”的每件东西都很理想。它位于金斯顿，距离艾克在格罗斯威尔广场的总部，只有半小时车程，而距离当时作为美国空军总部的布希公园，仅数分钟而已。“电报屋”建于林木中，占地十英亩，四周都是灌木，像是故事中令人向往的石瓦房屋，还有一个烟囱，经常是炊烟袅袅，看起来就像圣诞卡片上面的图画。

所以艾克就以这个舒适的小屋子，作为自己及“家人”隐居之处。当然，没有人晓得将军在那儿，他在伦敦郊区有这么一个隐秘之处，实是一项最高机密。

一天晚上，时候还早，我开车送将军到金斯顿过夜。他说：“凯，你最好稍等一下，吃点东西再回伦敦。”

他喊米奇过来，然后径自到餐具架上，为每个人调制一杯

威士忌。酒调好时，米奇已燃起壁炉，准备了几盘将军最喜欢的咸花生，并且在太师椅旁，布置好餐桌。

我们围着炉火坐着。两个精疲力竭的人，觉得非常的舒坦与轻松。我松开我的领带，米奇帮他上司脱下外套，穿上他那件灰色的旧羊毛衫，我们慢慢啜着酒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我委实不知如何描述艾森豪威尔所具有的那分特质。他是个与你相处，会令你感到很愉快的人。我认为我与其他人交往，从来没觉得那么自在，而在我一生之中，也没有像“电报屋”那些日子那么惬意过。

米奇取出两碟食物，我们就坐在火堆前吃着，我一直想不起吃的是什麼。只知道很温暖而且可口，在醇酒、烈火及美食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像是受人怜爱的小猫那么舒服。

将军开口说：“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生活中实在没多少乐趣。

“我知道要你每周工作7天，实在难为你了。别认为我不晓得你这几天很少与艾诺见面。”

上司肯花时间顾虑到我个人的问题，令我非常感动。我说：“噢！艾诺和我还过得去。”

事实上，艾诺尽管很忙，但很烦恼，对于我的新生活也感到不悦。我从没向将军请过一天假，觉得这样做不对。艾诺经常抱怨：“现在我长期住在伦敦，但是与你见面的时间，还没有从前一个月来这里几次的时间多。”

但是，眼前的问题是将军说，我们应在生活中，注入一些乐趣。我提议打打桥牌。从孩提时代我就开始玩桥牌。有一次我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搭档，与巴克及参谋部的葛伦瑟将军对垒。那是在杜彻斯特进行的，那场桥牌赛，将我们完全融在